



三十一  
亦一編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86  
11



117  
86  
11

代醉編卷之三十四



姑蘇張鼎忍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呂洞賓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飲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言起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鶴林玉露

昭君詞

良部大序編

王粲詩集 卷之三十一  
李大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  
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  
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棄  
母發我竒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國  
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  
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  
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  
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丁美儒冠忍賊

乘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音藹然溢於言外  
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  
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  
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  
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  
儆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  
儻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  
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

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  
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  
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若非以一去爲難也

鶴林  
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  
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  
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  
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  
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楊誠齋  
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干花無朵可天顏壽

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  
李商隱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  
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於  
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  
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  
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  
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

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困學紀聞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為字訛第未知杜于此出處能洞然否也○按論語北辰正義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

衞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句如曰衞甲示於姬壇吐卷徵于孔室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衞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謂是邪○余按此當是衞丹非衞甲也嘗讀論語註引中候所說龍馬衞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衞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又是言堯非言文王吐卷二字亦牽強不如衞丹吐玉為佳

見蝎聞鍾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

改禮部侍郎遂黜守新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  
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  
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鍾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  
句也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  
陵例召赴京師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鍾蓋用夢錫詩話也  
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  
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  
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  
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蕤榜登科終于戶

尚書死於靖康之難詩話

### 梅花詩

唐庚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  
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未  
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  
開處當嚴冬桃李樂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  
年少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墨莊漫錄

### 梁縣丞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  
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

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  
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  
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  
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談資

安都碑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  
萬鍾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織

徐君蒨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  
就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為諮議參  
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  
亦資姬人之力

斜車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  
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  
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  
以斜車二字為韻往來幾百篇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蒼胡則侍御書曰夢幻

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  
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  
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書監表云炎荒萬  
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  
哀之

辭沅州

王伋曰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  
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  
啓謝君益曰抱壁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  
節婦之吟

謝轉運

關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  
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  
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鹿

賀出閣

天聖中置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  
上之書棟宇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  
鄧温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  
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



此一聯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 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疑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謝正字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乃除正字以啓謝諸公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為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為校書郎用此當家二故事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鄒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鰲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王公大臣

賀還京

靖康南渡後年遠作百官賀 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長明臣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臬文績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績以

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魯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  
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孫仲益

孫仲益直院草黃懋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  
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  
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翟大參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秦  
人坐視越人之瘡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李易安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德士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  
窻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  
汪退傅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  
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  
公豈容心熊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  
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  
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宗開封制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  
忽忽之佳氣願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化錢疏

建鄴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  
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  
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之三衣本來一物  
也無政須行乞他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四六談塵

元厚之

元厚之以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

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

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

李德裕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

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

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事載獻替記

洪容齋

洪容齋云今代文書筆吏不謹成行脫漏至有以後板  
為前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先為勘校其  
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  
蹄得鬼忘言而後可言以上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

簡來問予意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而側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就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參校刑天獸名也口中好啣千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千戚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撫掌驚嘆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按山海經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千戚以舞形刑天天四字當再改善本

淮渠

洪魯齋先生草吳璘開淮渠樊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聞鴻隙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俞文豹清夜錄按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

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  
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云者兩黃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清夜錄乃  
作渡波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冰作石犀牛五頭以厭  
水惟今止言三犀牛夢弼曰豈據所見乎酈道元水經  
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  
冰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涉  
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渴不至足盛不沒肩  
迄今蒙福然則子美所謂三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  
耶抑因三石人而悞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府中  
何也

麤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麤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  
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麤之  
妙處云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  
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  
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  
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  
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  
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  
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歎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  
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  
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  
詳具之以廣異聞

張巡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辛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之令  
巡以絀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七旬  
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  
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  
合圍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  
蒼猶出障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峩峩試一臨虜騎  
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吹吟

劉賓客嘉話

王勃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  
兵龍甲犀渠盡是雲臺之仗王勃紫電清霜王將軍之  
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歲之下  
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材杜子美韓退之  
極其推服良有以也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共春雲等潤庾信  
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  
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落霞  
二句本此然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  
也

僧旂佛傘

龍興寺檀越幡蓋文曰僧旂交舞丁當起於風流佛傘  
高擎輝煌生乎日鑑其語脫落尋常範轍而不書誰人  
製撰

清真錄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  
遠欲審別其飛翔 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  
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 張融曰鴻

張融曰鴻

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少姨碑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  
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  
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  
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轍可尋

制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  
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  
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  
而社皇后崩宋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  
徽州唐輝使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羅難終弗  
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茲因哭  
仁聖太后錄此

買山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  
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攽之賀徐直院啓云  
以載鶴之舡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  
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  
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



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  
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鶴林  
玉露

竹夫人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余不忘兩夜之寢展轉  
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其中頌德云常居大  
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鶴林  
玉露

謝魚牋

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應四方而明政刑會  
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邊豆則有司存於緝熙單  
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乎無能名睦  
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  
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  
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  
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  
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亶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  
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

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  
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  
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  
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  
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何以報之青  
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雙槐  
歲抄

### 柰花

竇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  
花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之句晉史帝時三吳女  
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織女死為之着服四  
音滔為王審知推官審知遺之魚徐寅代為謝牋曰銜  
諸斷索纜從羊續懸來列在彫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  
稱之五代  
史補

### 李密檄

李密自立為魏公檄喻郡邑暴煬帝云先王嬪御並進  
銀鑲諸王子女咸儲金屋又云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  
比商人見邀逆旅又云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  
未為煩役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費夫行婦  
寡父出子孤百川沸騰十日並出河洛  
記○按元光元年  
星動光曜竟天數夜乃止董仲舒曰是謂星搖人民勞

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殆不安上謂妄言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劇吏以自效乃用為軍侯漢武帝故事

黎洞

黎洞之人以香代爨荆山之下以玉抵鵲番禺雜記

牛星人柳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

倒集鷄頭

對棗樹管

叙云敢同對棗之辨文粗比樹管之據思樹管錄

諺語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感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幽風一之日感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於此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来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兩玉 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

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礮車雲東坡詩用之今日江頭風  
勢惡礮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  
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  
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  
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  
黑東蠶晴西蠶雨則詩所謂朝隳于西崇朝其雨也霜  
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助  
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  
每多風燈花先作雨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  
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水崖所謂黑猪渡

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  
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  
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犁星  
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  
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  
開黃梅再不来又云舶艸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  
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  
諺云黃粟留着我麥又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  
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土  
長肩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月令引農謠三月昏

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  
我東牆償我白梁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  
詩詢芻蕘舜察適言良有以哉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

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

云丹銘  
云錄

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  
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杜子美詩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灩澦大如象瞿塘  
不可上灩澦大如鼈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  
可窺南史灩澦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度公灩澦歌  
云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爲梁簡文所作非  
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  
準灩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水經注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  
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待倏忽淪沒別無期記夔道  
謠云榭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擺勢與天通皆可以  
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群玉遠矣

瑯琊代醉編

卷之三十五

并

瑯琊代醉編卷之三十五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越絕書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用修曰姓名具在書中其絕  
 篇之言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  
 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詞定自于  
 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衣  
 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乃會稽人袁康也  
 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

瑯琊代醉編

卷之三十五

辭定自于邦賢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屈  
原同名平字與康同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或曰二人何  
時人耶曰東漢也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其著  
者也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參  
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  
為同時何疑焉

參同契

參同契後叙云鄧會鄙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  
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血山

離合詩

孔融離合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  
行施張離日字呂公釣磯盍口涓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  
土不王離或字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內有截隼  
逝鷹揚離乙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  
也可忘離虫字玫瑰隱曜美玉韜光離文字無名無譽放  
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

班義

人孤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義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  
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

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却  
雙勾兩日不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辨義曰一  
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  
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  
字兩日除雙勾此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  
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旅公稱歎彌日詢之  
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云

魏罐

魏罐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頽一古磚有四大字云  
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儂寇  
廣州外城一擊而圯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公有  
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年公以築城之功自論  
久不報作感懷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  
已空文潞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

鮑昭

內苑醍醐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一八五八飛泉仰  
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鈎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  
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  
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旣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多矣



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此桓玄時童謠上二句  
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

雞碑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  
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去月  
字是巳字酒未熟去水字是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元  
濟用修曰宋人有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之句正用此事  
許長史替

紫微王夫人贊許長史慎蕭邈真身內鏡外和曾參出  
田丹心同舟素系三遷來庇方頭下四句離合思玄字  
思玄長史字也見真誥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絙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  
辨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  
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越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七脩

陶穀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  
獨眠孤館七脩

謬語

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解麥  
 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智  
 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注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  
 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  
 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申叔視廢井而拯已申叔  
 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又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  
 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  
 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廣西  
 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謬語之始

拆字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  
 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  
 武伯宗曰天反時為灾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灾妖生故文反正為乏此後世拆字之始

謎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什  
 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曼倩  
 時已有之矣至鱸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所載間

有可喜略記一二以資雅淡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  
 月共半邊一山又二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  
 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持棋云彼亦不  
 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  
 於不死不生註書云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  
 的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的日曆云都來一  
 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齊東野語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隱  
 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  
 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者垂綆取水而上之  
 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  
 之則其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演繁露  
 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及錦關吏止之  
 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做  
 貴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  
 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  
 字也章淵稿簡贅筆  
 東莞方彥卿俊善戲謔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  
 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  
 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雙槐歲

東莞方彥卿

雙槐歲

一書

琅牙竹韻  
杏字作  
東字

藁砧

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

天藁砧謂砧夫也山上山出也大刀頭又石闕生口中

銜碑不得語石闕謂碑悲也又梁簡文詩圍棋燒敗榎著子故

依然圍棋著子也燒敗榎榎故衣也又蘇長公蓮子擘開湏見薏薏一

飯何曾忘却時即黃絹幼婦之意澆水續談

晶飯毳飯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

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父之以簡招

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

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

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

具毳飯奉侍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

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

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

蘆菹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

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抵暮乃去何氏語林

方言

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用此語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如淮楚之間以十為忱音故白樂天有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六十橋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為戲也又如呼孺為囡音呼父為郎罷此閩人語音也顧况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囡別郎罷必摧血况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章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羗曰蹇平語之辭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

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

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之曰些也

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些語聞者無不拍掌胡荅溪

云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行酒賦詩殊未央之

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蔡寬大詩話

史記越王鼫與音石節索隱曰紀年名鹿郢樂資云越

語謂鹿郢為鼫與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八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

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出於何書呂答未見當考禮

記周禮注璣讀如薄借綦之綦鞮讀如旃僕之僕疏皆

以爲未聞

棹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棹磬齊人以相絞訐爲棹磬或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爲棹磬棹徒吊反楊伯崑臆乘

步虛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舡蓋嶺南謂水津爲步故晉步即漁者施晉處舡步即衆人渡舡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青箱雜記

嶺南謂村市爲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曰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趨虛人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少虛多曰虛不亦宜乎

蠻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娜隅躍清池桓問娜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娜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

蠻語續世說

夷語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記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

語與中國相知北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立  
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  
之唐帕西方蠻徃謂之蒲人去聲皆譯之名也發辛雜識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

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也多盛臣拜洗賜兩朝

厥荷通情幹勒厚微臣雅魯拜祝若統福聖壽鐵擺高

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為酌觴漢史有檠木白狼詩譯出

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契丹館客曰有

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

何妨劉貢父詩話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王唐

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捷為郡掾田恭譯其辭語

輔令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闕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

構大漢是治魏冒踰糟與天意合周譯劉脾平端勞莫支留不從我未

徵衣隨旅聞風知唐桑艾所見邪毗結繡多賜推潭僕

遠甘美拓拒蘇便昌樂局後仍離屈中樓讓龍洞蠻夷

莫支皮由報陽維僧麟願主莫稱角存子孫遠夷慕

德詩曰僕讓皮尼蠻夷且交陵悟日入繩動隨旅慕義

路且位維歸日出主聖德渡諾聖德魏茵度洗與人綜邪流

薄多雪祚邪尋螺夏多藐潯瀘寒溫澗時適茵補邪推部人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劫不遠

術壘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攀

摸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之外犁籍憐憐地

阻蘇邪犁

食肉水皮

莫矚麤沐

不見五穀

罔譯傳微

吏譯傳風

是漢夜

拒大漢安樂蹤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陝

倫狼藏幢

高山峻

扶路側祿

緣崖磻石

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

瀝髭雒

百宿到洛

捕菹菌

毗父子同賜懷橐匹漏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救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

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東觀漢記

澠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

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

此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

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

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

犬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

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毗

狸蓋亦竹猺獾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

齊諫野諫

元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嘗

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

之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

支替戾岡僕谷劬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



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秀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也東坡和柳子玉詩燭燼已殘終夜刻槐花還似昔年

忙佛圖澄傳

對體

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

也東坡題跋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

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

狐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雉子橫腸

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惡樹詩枸杞因吾有

雞棲柰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古今詩話

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

受器即成帝謂其祖鮑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

解不于貽厚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

之其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得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定

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  
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  
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  
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  
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  
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  
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葉少蘊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  
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歇後如三尺律  
三尺喙皆可何獨知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損三尺

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漢高帝紀吾以布衣  
提三尺取天下無劔字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  
何為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已遣亂蛙成  
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  
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  
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  
何為物哉

庚溪詩話

詩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  
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

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邁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閭閭樹牆垣嘯嘯架庫廐參參削劔戟煥煥銜瑩瑋敷敷花披萼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澁體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聞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耳係再改者

唐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後進效之爲澁體

朝野僉載

敘事

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  
 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  
 云適有走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  
 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翰林  
 日與同院出游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  
 日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  
 已也曰丙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按莊七年夏  
 四月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兩公羊傳云不修春秋  
 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兩以此證  
 彼當以乙言及歐公為長

七側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七變入白米出甲書一月普見一  
 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桂飛鬢垂織羅文選梨花梅  
 花參差開崔象有客有客字子美杜詩

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逗韻止與殆逗韻蓋  
 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淮南子蘇  
 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三條皆八字四韻八士四句亦  
 皆逗韻也

三句換韻

李斯太山刻文三句一易韻祖老子老子云明道若昧  
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逮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皆三句一易韻

迴紋

會昌中遷將張揆防邊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  
詩詰闕進曰睽違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聞鴈  
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為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  
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此與  
蘇若蘭璇璣圖范陽盧氏母天寶迴紋詩相類

詩藏姓名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  
恨李太白之句以古入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  
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  
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  
則為恆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類  
巖巘負郭射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  
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  
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  
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王牙代西紙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

詩藏藥名

太常少卿陳亞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  
遊軒窓半夏涼基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縮紗裁贈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噉作葫蘆巴嘗曰布  
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句可贈游謁窮措  
大亞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  
食藥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嘗作閨情生查  
子三首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

檀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  
未回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  
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此庭中滴盡真珠淚為念壻辛  
勤去折蟾宮桂三曰浪蕩去來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  
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  
斷來絃待這冤家看

姓名戲

陳亞自為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  
全沒肚腸外面彊生稜角

麥是何姓

竇威尚書於省中見參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竇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為的對芝田

劉放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王耀軒過嘗調劉後村克莊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

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答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

二十年後何其不遇

齊東野語

張又廷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其人眇小而好作為

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

朝之賦有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

劉又一點之墨詩有云身分交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

元無分人前強出些形容甚妙

雅戲

韓莊敏公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王

女二字送去莊敏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

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水相與一

笑蓋詩中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

韓元吉

陰舊話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

未嘗食薑會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皆為絕倒

侍郎凌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  
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恨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  
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放性  
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門  
下焉得無魚筆吏部舡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  
命答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學士

嘗空

玄亭  
閒話

太祖微行里市間入酒坊遇一國子生與之對席問其  
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  
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  
舉斐几小木命生賦詩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  
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  
明日忽召生入謁生惶恐謝罪帝曰爾欲登臺端乎遂

命為按察使

剪勝  
野聞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  
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音字汝之不學明矣



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

慙釋遣之

鶴林玉露

鵲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於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事鵲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鵲蚌相持為題若善吾為二生居間二生遂為聯句云老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顏損脚傍灘頭翠羽殘開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為之解蓋二生才士偶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為構者故云云二生失其姓名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頊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頊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授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明皇雜錄

小名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劉貢父詩話

聯句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中露蓋泥中中露衛之邑名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泊宅編

對語

東臯雜錄載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程史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又言或出三才天地人與東坡東坡對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

冒冒頓之圍○妙法法因果寺金鑰金剛中和和豐

樂樓銀杓銀甕○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

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宣

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

相○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宋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廷魁胡躍龍為省元時范文

虎為殿師孫虎臣為步師有人對云龍飛策士狀元龍

省元龍虎帳得人殿師虎步師虎

靖逸先生嘗對景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張滄洲先生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閉口

嘗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解大紳為諸生時遊青樓伎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大紳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烟鎖池塘柳從來無的對

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浴又對昔有善為是者紅荷花白荷字若何東坡起曰聖諱更妙

吾吳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為拏此後莫拏奴手王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毋信人言

五行水火木金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

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

錢衡水盜水衡錢錢其為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

錢其為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

有盜也劉貢父詩話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如置器安

則安危則危齊東野語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

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江都幾云上句楊大年酒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

歟○義經六子良異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

張良借筋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

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

沈水續談載古對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是為

馮婦也無若宋人然死矣益成括孝執閔子騫晏元獻

曰無可柰何花落去王琪曰似曾相識燕歸來中書

對水底月如天上月楊文公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

相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曰月如無憾月長圓唐

詩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曰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荆

公集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啓曰梨園子弟白髮新

胡蒙溪父九歲時其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

成金谷錦千機對曰鯉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

小令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宋齊立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明朝日出爭柰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五代史補

漁隱叢語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

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胡蘆錯曰錯胡蘆

劉貢父曰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今人以絲管謳歌為

令即白傅所謂醉翻欄衫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

為令即公所謂令徵前事為是也徵舉也韓文

黃魯直劉莘老同在館中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

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

離合成字一人曰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

里予野土野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

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

岳公正與夏公頃飲出酒令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

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

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葵字

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竿詩

近峯聞略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  
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  
仲赴鎮日曹西七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  
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謁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  
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

為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沈氏

管價

西京雜記長安有及北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  
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子雲作太  
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  
周世則為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論  
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案錄無此以  
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  
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  
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

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  
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序於是  
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郡  
人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  
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  
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  
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餘冬序錄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  
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  
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故事何等筆力此記衰頹  
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

朱子云

廬山隱者李潛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  
異人或曰卽許堅也朱晦翁曰麻衣易湘陰土簿戴師  
愈作托之麻衣凡四十二章

張子賢云何子楚遠作春渚紀聞云樹萱錄乃劉燾無  
言作然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此名此事所載諸事近  
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  
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  
樓醉秋色碧溪彈夜弦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

皆驚絕非近人所能也  
香奩集和魯公凝之辭也後嫁其名於韓偓和在政府  
避議論故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自為游藝集序云予  
香奩集金集不行於世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  
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  
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

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於六代亦言曹植  
九錫文潘元茂作六代論曹元首作

傳奇

書坊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漢小王蔡伯  
喈楊六使廣文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  
販抄寫繪畫家富而人有之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甚  
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  
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  
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嘗攷呂文穆公微時渴睡漢  
饅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



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然乎水東日記○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太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桃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此乃一渴睡漢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歸田錄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窮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升庵

按神記董永東漢末人性孝貸主人萬錢葬父許身為奴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織縑三百一月而畢辭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為仲舒杜光庭錄異記載蔡州西北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仲舒為追葬衣冠之所謂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藏神符靈藥陰陽秘訣于此宗權往發掘之即時雨注不止施工不得今傳奇亦以仲舒為水之子

王月作西絲  
天女所生天女嫁永事本虛誕而仲舒為承子尤妄縲  
絲并在廣陵之秦州西溪鎮仙女墓又在蔡州則今之  
海寧府仲舒廣川人則今之河間府景州其地董永于  
乘人則今之青州府博興縣既誣天孫又誣大儒不可  
不辨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傳奇作名從簡蔡興宗五代宋人  
傳奇作蔡襄父傳奇雖為戲事然使初學小生習見稔  
聞誤亦不淺嘗讀宋史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  
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然仲淹  
乃為雍作墓志云諱雍字伯淳密人也則雍豈仲淹之  
父及富鄭公作文正墓志云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史  
傳之訛且如此傳奇又不足責矣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一  
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  
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  
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  
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  
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

鶴林玉露亦宋人所撰亦謂京父商也述買妾事甚悉  
且云京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此猶理之

王元伯西經  
所有者至謂讀書滿山僧舍為僧訴烹犬於縣縣令命  
作偷狗賦則誣京甚矣梁谿漫志亦載烹狗事為滕達  
道作不言京也賦云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  
吠充絳帳之辰羞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陶牽去  
驚回顧兔之頭却佳或云古人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今云顧兔不知何出答云上官榮傳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耶蓋出此余謂天問實有顧兔在腹之句

癖好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  
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入京  
至中途遇一士人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古銅器將  
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乃相與  
其直而兩易之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  
李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誓曰易此歸饑如何食  
得其人曰他換我書去饑時也如何食得因言人之惑  
也如此坐皆絕道山清話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紺水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  
聲聲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  
盧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  
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印書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視肉

危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  
欲殺王乃學塗人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秦  
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  
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  
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  
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  
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  
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下使  
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  
之自知當及母即自犁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  
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  
哭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  
讎知當及母乃自犁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  
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  
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筆叢

和親

周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周時與翟和親則取其  
女漢時與匈奴和親則以長公主妻之二者未知孰為

得失也

鄭衛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衛武公和年九十五猶欲國人儆戒作抑戒以自儆謂之睿聖乃衛世家載其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釐侯死以其賂賂士襲攻太子恭伯於墓上恭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殺兄代立豈睿聖之事太史公採雜說而記之不暇計其真偽也二武公事頗相類因併錄之

公孫弘

史記公孫弘元狩二年以善終於相位漢書弘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載考漢武故事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

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  
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此亦孟堅所記而互異何也

息夫人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  
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  
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  
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  
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列女此與左傳所記不同

功曹

劉貢父詩話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為功  
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云主  
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  
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  
蕭何守會稽耳

弄璋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  
聞君弄璋之慶客視之掩口

杖杜

李林甫不識字杖杜為杖杜韋侍郎嘿不敢言蕭穎士  
作梅桃賦以譏之君子曰侍郎悲杖杜處士伐梅桃

伏臘

蕭昞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臘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臘侍郎乎

金根

韓昇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為銀

祗受

哲宗朝謝惇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惇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祗為祗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有祗得史記音而頗紕繆顛項字項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翺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此偽亂真爾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蠅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種桐乃成二字並從手種都扞桐達孔此謂種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泰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為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



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途說強事飾辭呼徵質  
 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  
 海郡言食則糊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立論婚則宴  
 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  
 相祖述莊生有乘時鵠起之說故謝眺詩曰鵠起登吳  
 臺有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鵠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  
 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鄴下有一  
 人詠樹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  
 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  
 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編者  
 獯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銀鐺

後漢書崔烈以銀鐺鎖銀鐺大鎖也今多訛作金銀之  
 銀至有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  
 此丹鉛錄餘錄

撐犁

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  
 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  
 撐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  
 於撐犁枚臯屬文從自成於骯髒乃謂陸機得非別有

所據乎又沈元用啓讀梓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  
而不知尚慙寡學野客叢書

孟勞

顏氏家訓曰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拏相搏左右呼曰  
孟勞子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姜仲岳謂公子左  
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三輔決錄云靈帝殿  
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  
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  
堂堂耳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躡鷓鴣也  
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躡鷓元氏之世洛京  
信褚詮而忽呂忱明中記者專皮鄰而廢篆籀學漢書  
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  
系至見服虔張揖音我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  
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六代各人乎

獻替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  
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氣尚暖  
蠶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世說新語

龍袖

閻闕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 文皇帝白溝之役

時事然殿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博戲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灑用陸著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陸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

陸儼山曰古之擲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碁亦不復見元滕玉霄自叙少時以累碁臘鳳為戲不知所謂臘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雖此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媿

車術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車術車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

術二卷夢溪筆談

著述

鷓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棋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

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晉末  
 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遊宦四方華  
 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  
 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  
 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  
 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  
 一登仕籍即傲然自口一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雍  
 州恭為言恭見梁元立一居藩勤心著述卮酒未嘗長進  
 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一世多有不好惜樂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古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

名豈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開  
 道輒述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惑楸枰浪度  
 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  
 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  
 所願是以孜孜探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誦  
 談此語不覺神爽

年號

柳芳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天授元年三  
 年四月戊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  
 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載初盡二年十月

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曆延載之後有澄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為如此差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填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巽嵩壽仁甫為雅州郡從事日跋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故先定著建武中元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悞也然續漢志會司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衆也若使此記早出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袁之誤矣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候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

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碑石有二十九字云永熹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

王守仁傳 卷之三十六  
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時臨邛太守宇文紹奕  
輦致郡齋俾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訂而跋之云此漢  
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漢因秦舊而弗易也其鄉里  
則沿革不常不必深究曰公乘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  
級爲第八言其得乘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  
安槐里公乘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  
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爲學官之屬矣官爵  
皆漢制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  
紀年通譜攷之冲帝即位改元永嘉稱止一年而質帝  
立乃更本初熹之與文字易質亂一年而改見於他  
文者少魯魚帝虎寧無訛謬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  
初無少缺孰知冲帝永嘉之爲永熹也夫自古改元不  
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說文熹者悅也  
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熹皆爲聞喜取悅喜以  
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  
熹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爲嘉耳其後  
和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  
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字說熹爲火熾疑漢從  
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

又跋彙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  
洽某謂熹之與熹字通用如廣溪屬國侯夫人碑云  
神必設兮萬姓熹興茲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  
安知古平光熹與夫和意不皆通為熹耶賓退錄  
年號始於漢武志二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  
中地皇以太始八下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亦明延  
康康泰龍漢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  
皇經序有皇之類則年號非自漢武始也然道家之  
書亦未可意也

尚

承爵一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  
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主人就東階客  
就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尚右行尚西甚明  
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

尺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  
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  
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  
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  
五寸餘春風堂隨筆

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于公易之詞也公易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國史

補

洪容齋云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龍云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禽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太祖

齊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摧醜虜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伐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縑高懸久矣余按露布之名不過露板不封如露封之意楊升庵援引緯書謂武露布文露沈以解之則露為雨露之露謬悠甚矣學齋佔俾云露布人多言之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文露沈武露布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持重者人尚文文心雕龍曰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良邦不學



索隱曰戰克欲天下聞之乃版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於漆竿名為露布後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桓溫北伐袁宏作露布洪适文章緣起乃謂曹洪伐馬超曹操作露布非也東漢鮑昱傳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則露布之來久矣學齋謂後魏以來名為露布未詳考也

端兩

今人謂帛一疋曰一端其實一疋古人謂之二端雜記曰納帛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禮尚食兩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合為四十尺今謂之疋又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然則稱帛一疋者當曰一兩今人以五斗為一斛其實一斛古人謂之十斗斛與石同義

容齋五筆引湘山野錄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疋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彋彋之義自可證見然攷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俱無其語按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說則可也按此說頗與余前

謂疋為端之辨相令

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註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與此制異

織絲

織絲玉藻云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紵絲則又轉訛矣貯紵音宁非注也

子氈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柔克貌書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毛席

氈之異名曰毛毯毛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筵呼為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毳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氈毳細者謂之毳毳毳者施大牀之前小榻牀之上榻而登牀

席上腐談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容齋隨筆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文二之類亦有所本按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父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激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續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容齋隨筆

用數

今人戲言打十三初不知其所謂偶得一書言古人答法十三為最輕者此言似矣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輟耕錄元人自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則答之輕者至七而止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菜獻臣曰不問孫待

制官人餐米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  
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  
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觀此則十三  
信答數也

渾不似

琵琶又名聲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弼如斷腸猶繫  
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  
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

席上腐談

蘇幕遮

樂府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帶油帽高昌西域國西

州也

榆錢

後人榆筴稱錢為似錢耳然亦有本盧縣東有金榆山  
昔明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筴詣瑗立市易化為金錢  
見酉陽雜俎

荷衣

紉芰荷以為衣隱者寓辭耳荷如何可為衣然三輔黃  
圖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  
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  
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莖

良印七齊編

卷之三十六

七

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治病官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咸爵或剪以為衣或拆以障日觀此則荷葉亦可為衣矣

### 白獸樽

蜀檮梲載李壁兄弟登科事有紅鸞扇白獸樽之句今考藏崇晉書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曰白獸樽乃杜奉之遺式示不憚忌也

### 相

沈約白紵周禮辨載法物莫不祥寃然無相凡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凡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凡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昂之中謂之天街故事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昂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籍田賦所謂雲畢罕

者即單綱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  
所說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勾陳

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  
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中畫黃幘丘蚓也  
黃帝以上德王有瑞立蚓虹其說尤曲備

飛騎

貞觀中揀驪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  
從上游幸劉鍊傳記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  
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楛  
互音互○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氈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  
莫窮也蔡攸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  
恭為孝武所忌夏 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  
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

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謚是其所謂  
 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  
 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王荆道逢太保廣平  
 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  
 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  
 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  
 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  
 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嶧山碑

嶧山碑云樂刻人久不曉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者

粟馬

秣馬世多用西漢匈奴傳云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駕鴛篇乘馬在廐之秣之秣  
 粟也前書摘用粟字亦奇又注云無事則委之以莖有  
 事乃予之以穀若坐馬穀馬尤奇楊伯崑臆乘

枉渚

枉渚五臣注枉謂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  
 朝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  
 江賦曰回岐成枉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回曲成渚  
 此又岐渚也

衢尊

明尊采壺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  
尊耶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人絕  
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  
去如衢尊蓋此也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  
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浙瀝合隨於雲市亦

奇字 臆

答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笊箸漁服總曰校襖唐書元  
傳載自澤詩曰能帶笊箸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齧保宗  
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箸音平聲與  
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作敝挺切誤蘇子美松江 漁詩  
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况  
者旋來隨爾帶笊箸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 能改齋漫錄

尊羨鹽鼓

千里尊羨未下鹽鼓世多以談者謂尊羨未關鹽與鼓  
相調和非也蓋未字誤書為未末下乃地名千里亦地  
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平江 岡南因話錄 說甚異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之雌黃避齋閑覽

騶唱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不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許人上馬處也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軍得用騶唱而行軍則壯軍容之儀也在軍而乞從

朝儀故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丞各給威儀

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唱呼入殿

程大昌演繁露

鷄口牛後

蘇秦說六國寧為鷄口毋為牛後一本寧為鷄尸毋為牛從尸主也似新但下云鷄口進食牛後出糞則不可解矣○考安延篤音義尸鷄中主從牛子顏之推以為然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鯁魚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口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

傳更當詳攷之且質於博古者五統志○按程泰之曰退  
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為毗  
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蚕  
被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  
印度人來至廣境邪退之與佚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  
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赴上日衙集邪故  
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蚕賦曰此其身女好而頭馬首  
歟周禮禁原蚕為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蚕塗付馬齒  
輒不能齧草則蚕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  
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及中國之前其說已  
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 齊芥

齊虞喜志林音例借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芥故云齊  
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芥伏虔注云易喪其資芥  
張宴云芥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芥或云  
戣芥也淮南子云磨蕭芥以伐朝茵蕭之義未詳太平  
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芥音齋西溪叢語

### 雞跖

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品

攤蒲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之下云  
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簷廣韻簷字下  
云符簷竹筴也采帛鋪謂剪裁之餘曰惋子惋一惟切  
註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柶池念切注火杖也李濟  
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  
未然

逋峭

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文潞公  
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云宋元憲云事見本經蓋梁  
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  
云自知伯起難逋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  
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平也奔模反同都  
反今造曲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  
似今京師指人有風措者亦謂之波峭雖轉為波豈亦  
此義耶按魏收一作温子昇

牙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  
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閣里少室山人索價  
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

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駟僧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方千為撇非訛也若隱語爾

劉貢父詩話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辨為誤以啜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啜為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者所謂咄嗟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

爾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亂故作詩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 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孫季昭示兒編

我

朝丘文莊公作史論必以嗚呼起之

人遂稱為丘嗚呼聞之先人云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為活段湛事

療疾

趙與時曰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問巷不避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俗言避瘡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畫易容貌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鬪髀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瘡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太宗拳毛獨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瘡雖和扁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唐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龍城錄馬子約曰張乖崖與傅逸人有舊誘之仕傅曰薦已是相許也遂止開寶中張與傅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隣病瘡者皆不發故乖崖有詩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瘡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傅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賈氏談錄云余外祖母文氏潞公之女也凡見潞公花裡必剪收云能愈疔疾

三十六卷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七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印璽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駝鈕文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

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  
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論

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  
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故家  
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休肅  
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唐篆始如  
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

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  
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  
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  
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并姓氏於其上曰  
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  
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  
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可用字以亂  
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  
光有印曰李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事緒論

肅拜

朱晦庵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

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未詳考也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間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



詩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賓退錄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九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于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為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僂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野客叢書

### 三揖

人知禮有九拜而不知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善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故妻

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周禮人所誦習之書然一問以孰為天揖孰為土揖時揖則知者鮮矣獨居數語乃大戴禮子貢對將軍文子之詞曰將軍文子者引篇名耳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肱竇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斃非膝席之謂也

椅

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椅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交床之類此用椅之漸也

葉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封此其君臣百姓必皆載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二字原不為婦人言也

冠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豫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恠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昌胤登天寶進士

巾幘

巾幘釋名巾謹也嘗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髮謂之幘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貧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內加冠巾故時人云莽秃幘施墨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綠帛為幘或作幅之洽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節非為國容韻書弁缺四幅謂之恰一曰按頭使下

故曰怡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  
今改用素白帽漢末名公士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魏  
武始制帽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委  
車白幅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帽往往士  
人宴居皆著帽矣帽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為  
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降帕後稍作頰題漢興續  
其頰却摺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  
孝文帝乃高頰題續之以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巾上  
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  
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僅以束髮冠下施幘

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  
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魯縫掖  
居宋章甫亦從俗也

履烏

履烏履履人註禪下曰履複下曰烏說文無烏字烏本  
鵠字今借為烏履字也陸佃云烏通為烏履之烏古人  
欲居如燕行不欲如鵠故借為烏字所以為行戒也然  
借為烏作思 反者蓋烏烏履也古今註以木著履下  
乾腊不畏泥濕故曰烏以是知烏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冬皮履履人註又謂凡履烏各象其裳之

色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履青約約總意純准素幘白履  
緇絢總純爵弁纁履黑約總純是也約說文纏繩約也  
玉藻註履頭飾也韻會狀如刀衣鼻在履頭言約者取  
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繒一寸屈為之頭著  
履頭以受穿貫總履人註縫中紉也博雅紉條也純履  
人註緣也言總必有約純言約必有總純三者相將則  
履烏皆有約總純矣凡約總純皆一色又按履人註烏  
有三等赤烏白烏黑烏赤烏為上冕服之烏詩曰王錫  
韓侯玄衮赤烏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烏青烏王后  
祭服之烏也凡履之飾如繡次也黃履白飾白履黑飾  
黑履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烏其餘服冕者烏再士  
弁纏履黑約總純尊祭服之履飾績也至若履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  
能載人又草曰屨方未切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  
屨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屨或從屨省婁聲居宇切鞮也  
徐曰鞮革履也烏韻會履也古今註以木置履下乾腊  
不畏泥濕故曰烏以是知屨烏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複下用木之異耳古人烏屨履至階必脫唯著鞮而入  
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劔履上殿是不  
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

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鳥  
化鳧先至是脫鳥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以著鞵  
為宜况鞵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履揖讓如初升  
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則脫履理固然也由  
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  
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  
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  
脫屨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畧也

事緒論

### 佩刀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  
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  
刀直五 杜詩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其對雪詩云  
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  
竿滿露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  
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  
焉

### 筆紙

馮鑑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  
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

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邪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柘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八豈可謂兔毫起於恬邪此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字以誤之耳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蹄書註謂赫蹄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亦非始於倫但二人取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俾

###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瀋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宋熙豐間張過供御墨

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籠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峰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吹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知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遙步紅彩發吹綸據詩意思是婦人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箒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輪暖箒證吹綸尤似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冰言鮮潔如水也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縠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



羅不着愛輕容元維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為衣而  
 詩中容字為人妄改為庸又作庸榕蓋不知其所出越  
 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  
 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紕素為冬服輕  
 絹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纒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  
 目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  
 吹綸三紗名俱美

繡鬢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鬢注云繡鬢半臂也又云字書  
 無鬢字當作極○按西陽雜俎盜俠類有單練鬢之說  
 繡鬢與繡鬢同一類也鬢疑半臂羽衣故字從影漢書  
 作騶西陽雜俎作鬢寫有繁省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  
 之爾何必強改為極字又薛文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  
 亦半臂也秋林 伐山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辨  
 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  
 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  
 綴紫標標以縵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

中官紫側外官絳側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門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秋林

漆器

新唐書襄州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庫路真漆器名也然義不可曉于頓傳襄有髹器為天下法頓驕塞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武德中改秦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啞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

陶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密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秘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甕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鬪遺杯則越陶之

蜃器

莊子曰純朴不斲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國語晉語曰受命於天受服於社註服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松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螭殼也其上畫養養人物之形猶存蜃器蓋螭殼也

甌史

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史流言止於智者註甌史皆

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塋為史既史謂地之  
均坎如既史也漢舊儀頴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  
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一居入宮室區隅  
溼史善驚小兒溼與既通蓋傾側窳下之地邊塞之地  
有既脫亦取窳下之義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鶴學魚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  
於圓池終亭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驥裏  
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  
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  
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  
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  
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  
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鄣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曾見  
暘兒作天子古樂府插腰銅七首障目錦屠蘇或作屠蘇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  
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幟皆後世  
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  
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鑄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

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秋林  
茂山

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設九金龍啣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金銀花鐳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鐳之聲驚動左右此流蘇亦是幃帳之飾似非始於晉以後也

### 琵琶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善才不知出處琵琶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爲運撥若風雷不長於提絃興奴則長於擺撚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云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侔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謝不能公不復強後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過所望後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徐忠南中奏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皮作

琵琶絃竹作琴絃皆世所罕見也后山詩話承用歐公詩以皮為絃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不知更有先於彬者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見五代史補後有段師亦能彈皮

絃見西陽雜俎

曾虎臣能改齋漫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如彈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歐公所以喻其妙也即四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陸儼山以為近之然段成式載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琵琶實有皮絃矣或謂古琵琶用鶡鷄肋作絃元楊弼又記畏吾兒人問問世習銅絃曰余親見聞之弦有肋有銅則何疑於皮也

鞭賈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說也又顧况有露青竹鞭歌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無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章仇無瓊持上天忽見揚州北邸前祗有人還千一錢善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

琅邪代晉錄 卷之二十七  
之錢猶以爲少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  
爲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余讀  
杜陽雜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光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於興  
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爲異物命聯蟬繡爲囊碧  
玉絲爲鞘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進瑞鞭一其文  
飾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畢具  
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  
貨及覽此鞭頗甚稱旨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  
知當時價又何如也

石林燕語載熙豐以後衣服詭異雖達官亦不免從俗  
鳳翔郿縣出緇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  
腰間至五七反以直茸爲之一緇有直十餘千者宋人  
之緇其卽唐人之鞭乎然鞭未害於用若緇圍三四寸  
而復繞腰六七反能不爲腰毒耶而爭相尚之風俗之  
移人如此當時惟劉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  
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弟雜處士  
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可謂不詭隨於世者矣

### 碑

漢碑多不著作碑人姓名而樊敏碑末獨書建安十年

三月上旬造石匠劉武良鑄何也曰古人以鑄石為一  
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鑄以一代貴臣文  
宗而親雕鑄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  
顏魯公書桓令家僮鑄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鑄其云  
元首已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鑄  
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鑄者又非良工宜  
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 漢壽亭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  
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

為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  
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  
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  
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  
光焰四起眾皆驚愕遂不復獻雲谷雜記按人言雲長封漢  
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世傳壽亭侯者皆  
偽今漁人之印何以無漢字耶

### 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六勳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

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賢則名聞昭顯豈待碑誌若其不賢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矣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覩也蓋公深嫉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魏公既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藉誌以諛墓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鄉里系以卒葬歲

月而納諸壙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梁溪漫志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銘

古碑皆有圓孔碑者悲也初塋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今德政碑亦設圓孔

尚書故實

疑冢

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



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冢七十二必有一  
冢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鈇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  
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  
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  
若是淺哉

綠雪亭雜言

按前詩乃宋愈應時作見輟耕錄

### 鄧塚

麻姑山岩谷挺秀草木茂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為  
國道師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詞人  
過必為興詠忽有少年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  
遊人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鄧氏之名因斯稍減  
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邴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  
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  
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  
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後之來者觀其題處  
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栢蕭條盡可悲何  
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 項羽冢

穀城西流泉西北入清水域西北三里有項羽冢石碣

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彭城穀  
陽城西南又有項冢水經謂爲非曾爲楚守漢王以  
羽首示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穀城穀陽城  
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  
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 紙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  
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  
爲釋氏法於祭喪皆屏去予謂不然之生而致死之不  
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  
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  
以異俗謂果資於冥途則可笑鼠璞

### 鋸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吳中太湖石所鑿宣德間永嘉  
黃少保淮塋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  
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復鋸耳黃嘿然  
松江錢尚書治墓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於彼一  
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  
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  
舊塚中無足怪

推蓬  
寤語

造第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剽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真達郭從義造第浴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苦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裝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詩原指訣

龍鍾

丹鉛錄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禁持也卮言云龍鍾二字尚不得解所謂南越志羅浮竹每節一二丈曰龍鍾竹為喻抑何遠也且竹名本自曰鐘籠余按洞冥記陽關之外花牛津時得異石長一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唯尾出土上今人謂為龍尾墩也則石亦名龍鍾且無枝葉搖曳如老人之狀又李濟翁資暇錄謂鍾即涔耳涔與鍾並蹄足所踐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濺矣此說更迂又裴度未遇時過天津

瓊州什西經 卷之三十一  
橋二老人倚柱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聞  
之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大抵相傳鄉語難以  
盡解必強而解之誤矣廣東通志南越志一統志俱言  
羅浮有籠葱竹一名龍鍾在第三十一嶺杜詩註蜀有  
竹名鐘籠則鐘籠蓋蜀竹非羅浮竹也杜詩籠竹和烟  
滴露梢是也

宋太守王寧登山尋王野人廬野遇樵夫授竹蔑一條  
忽不見寧視蔑長丈許無節携歸而異之此即龍鍾竹  
也見廣東通志

蘇林演義龍鍾不昌熾不翹首髮鬢鬆縣杪拾之類黃  
朝英曰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  
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  
之音龍鍾切癘字潦倒切老字老羸癘疾即以龍鍾潦  
倒目之者正此義也湘素雜記龍鍾為字母龍靈連癘  
潦倒為字母潦靈連老

書言○此說與余言相傳鄉語難  
故事以盡解意相合而便有理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為僚倒宋武帝舉行  
止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醜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  
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吳桐五  
總志

黎明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  
 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  
 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即未及乎  
 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程大昌  
考古編

式詳編卷之三十七

